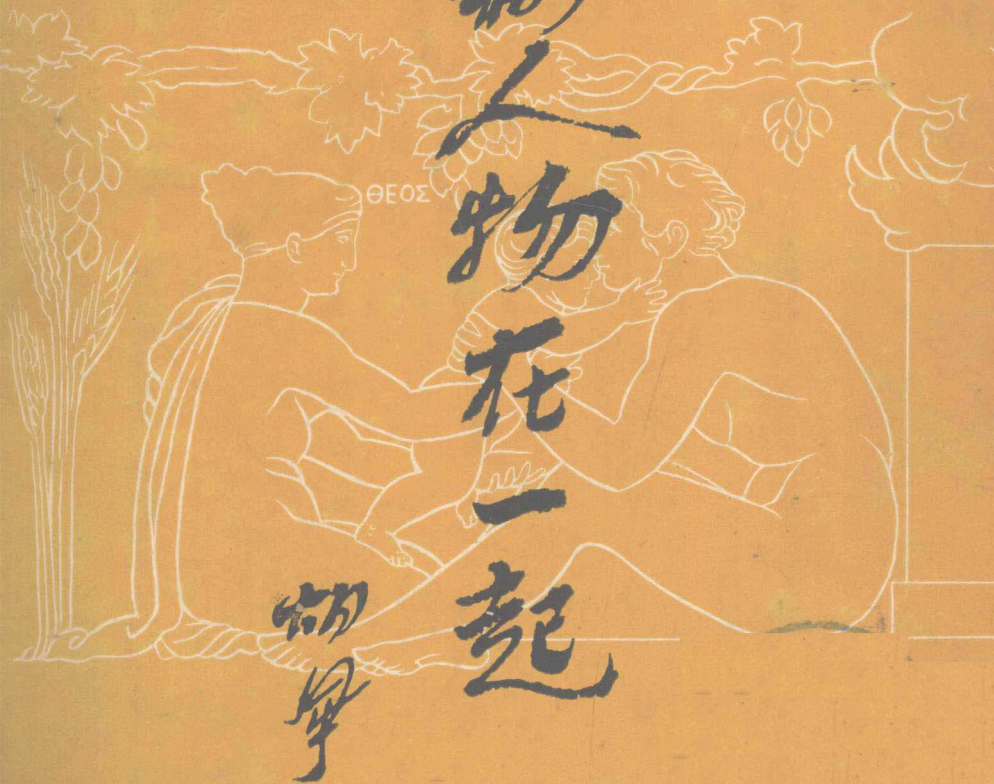


新人物在一起

胡寧



和新人物在一起

胡 風 著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九五二·上 海

和新人物在一起

著 者 胡 風

◀ 封面圖：複製英國弗拉克曼（FLAXMAN
1755-1826）畫希臘神話插圖黃金時代的人類 ▶

*
* * *

有 版 權

1952年7月第一版上海印00001—10000冊

書號(326) [1 III 13] 定價 羊 10,000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國光印書局承印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題記

一九四九年一月，進入了東北解放區。

雖然地上蓋着雪層，空中吹着寒風，但我好像從嚴冬走進了和煦的春光裏面。土地對於我有一種全新的香味，風物對於我有一種全新的采色，人物對於我有一種全新的氣質。我感到我的心裏充滿了長年以來所期待的，對於祖國的祝福。

經過瓦房店到瀋陽住了下來，中間去了本溪和安東，再從瀋陽穿過山海關，經過天津到石家莊，從那裏進入了建屏縣的李家莊，最後的目的地。在這一段旅程中間，像一個古代的巡禮者，所接觸的一切都吸引了我，向祖國祝福的心情一直是在充溢的狀態裏面。當時起了這樣一

個感覺：在毛澤東思想底領導之下，我們的祖國已經成了滿天星、滿地花的土地。我感了身外的幸福，也感到了身內的幸福。因為感到了身外的幸福，所以也就得到了身內的幸福的。

到北京住下了以後，接觸過的一些人物和風物不斷地在心裏閃來閃去。我想，根據印象，紀錄一些下來罷。我知道我所見到的祇是新生了的祖國底一鱗一爪，但這些一鱗一爪卻教育了我，在我自己說，是非常寶貴的。當時把印象整理了一下，可得二十多篇，但寫了五則以後，被別的事情一岔，就耽擱下來了。後來也曾想補寫下去，但時間一久，終於失去了自信。

一九五〇年九月，我列席了第一次全國戰鬪英雄和勞動模範的代表會議，這對於我是一個可感謝的機會。

在跟着華東區的代表們從上海去北京的車上，在會議當中和會議以後，我接觸了一些戰鬪英雄和勞動模範們。在過去的生活裏面，敬愛的感情也曾經驗過不少，但這一次所經驗到的敬和愛，卻是全新的一

種。通過活生生的凸出的存在，更感到了勞動人民底寶貴的品質，更感到了無產階級黨教育人、提高人的偉大力量，更感到了在軍事戰線上和生產戰線上所表現出來的我們革命鬪爭底艱巨，和革命力量底堅強。

由於任務，同時也由於自己的感情要求，我着手了寫一點速寫。我知道我所感受到的也祇是對象底一斑，但就是一斑罷，卻都感動了我，啓發了我，在我自己說，是非常寶貴的。然而，因為寫的是實際的人，雖然我的目的並不是羅列事蹟，但他們的內容總是通過具體事蹟表現出來，成長起來的，所以，時過境遷，到了任務時期過去了，具體細節也逐漸在記憶裏不那麼確切了的時候，也就躊躇着不敢下筆了。這沒有寫出的有若干位，最使我不能忘懷的是一位塔山英雄和一位紅軍旗手；我已經知道了的說，那內容底豐富也不是我這速寫式的文字所能表現出來的。

我們偉大的祖國在日新月異地前進，在祖國底優秀兒女們中間，新的英雄人物、新的模範人物在不斷地成長，在不斷地湧現。但浩瀚的森

林總是來自種子，奔騰的長河總是來自源頭，這就是勞動人民底寶貴的品質和黨底偉大的教育力量。我多麼希望讀者在這些粗糙的紀錄裏面能够多少得到一點這樣的感應。

我們看到過兒童們底蠟筆畫罷。一個紅圈圈，是蘋果，一條凸起的綠線，是山。沒有畫出蘋果底豐滿和色澤，沒有畫出山底雄偉和力感，那當然一眼就可以看得出來的，但在兒童們自己的心裏，卻是憑着純真的感情受到了蘋果底吸引，受到了山底吸引，這纔想到要畫的。並不是說我能够有那樣純真的感情，我祇是借用這一個比喻，希望讀者們，尤其是在這裏寫到了的同志們能够給以原諒，原諒我畫得粗糙，甚至也許難免畫走了樣子。

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六日夜，記於上海。

胡風

目次：

題記

*

第一片土……………三

旅伴們……………三

在暴風雨後的陽光裏……………三

在工業戰線上……………七

幾個側影……………七

*

無敵的革命英雄主義……………六

一、人民的心和英雄的心……………六

二、一個速寫……………七

三、又一個速寫……………九

四、另一個速寫……………九

五、毛澤東號在前進……………九

解放出來了的創造力量……………九

一、科學·技術與政治……………九

二、潘阿耀的路……………九

三、阮開利的路……………一〇

四、李士海的路……………一〇

五、邱榮桂的路……………一〇

六、創造的力量要更發展……………一六

偉大的熱情創造偉大的人……………一三

一、堅韌的郭俊卿……………一三

二、天真的孫玉敏……………一五

三、頑強的趙孝庵……………一六

四、成長的道路·····	一六
--------------	----

*

英雄列車上的小插曲·····	一九三
----------------	-----

三輪工人看英模大會·····	一九七
----------------	-----

十月一日的天安門廣場一角·····	一九九
-------------------	-----

*

插頁：

楊根思照像·畫像·簽名式·····	對頁：八二
-------------------	-------

不朽的楊根思英雄排·····	對頁：八三
----------------	-------

和新人物在一起



第一片土

黃昏的時候到達王家島的海面，下了錨。天色陰沉，吹着凜冽的雪風。從甲板上望去，島底一端是懸岩，岩壁黑沉沉地俯臨着微微滑動的，也是黑沉沉的海水。從懸岩上面一直連過去，島面上都是花搭搭的積雪片，雪片中間雜着黑色的塊塊，條條，或點點。不見燈火，也發現不出樹木和房子。

王家島，我們所奔赴的新世界底第一站。在雪風裏面它屹立着，一個飽經風霜的、不現出任何表情的、莊嚴的峭崗。

第二天一早，正在收拾東西，住在另一艙房的老許來了。他皮帽子的護風耳已經拉下來扣得緊緊的，頸子四周還纏好了羊毛圍巾，只露出一個戴着眼鏡的面孔。一走

進來就問：「這樣會不會凍掉耳朵？」有兩個人笑了。老許是南方人，久住南洋，生平沒有看見過雪，航行中大家都害怕東北的冷，有人說不小心會凍掉耳朵，這對於生平沒有看見過雪的人大概是印象太深了。

到船頭去看動靜的老杜回來了。他也是大衣、手套、羊毛圍巾，「全副武裝」，一進艙就興頭頭地報告：「幾個解放區的小孩子上船來了，都是面孔紅紅的，脚上都包着破棉絮，很厚很厚……」看他說話的口氣，好像對那破棉絮非常羨慕，如果自己的脚也能够包上，就好了。

不一會，前面樓艙的商人來報告，說岸上來了人，叫去會面。老杜去了，我們大家搬行李，搬到船中部的露天甲板上。剛剛搬完，老杜來叫我們上前面樓艙去。走到樓艙前面的走廊，就遇到幾個戰士。穿着黃色棉大衣，棉軍帽拉下了護風耳，揹着大槍，但是，那裏面有一個沒有穿棉大衣，也沒有戴棉軍帽，祇的軍帽，掛着一支盒子槍。經老杜介紹，他是駐王家島的王分所長。他和我們握了手，兩隻手搓着，年青的臉上也是紅紅的，只是笑，說一句笑一聲。他說，咱們這地方太不像樣子，髒得很，同志們不如在船上再待一天，明天坐汽船直接上岸。說一句笑一聲，說完了以後

還是搓着兩手笑着，只是停止了笑出聲來罷了。我忽然想到：他怎麼不冷呢？……

我們於是又把行李往艙裏搬。但搬完了以後忽然想到，既然到了就應該上去，顧不得麻煩他們，在島上住一兩天也是難得的機會。老杜去和王所長商量，回來說，王所長同意了，大家願意上去，他高興得很。……

人和行李先下了小汽船，開到島邊，再用小木船分批撥到岸上。看到了島上有不大的樹木，也發現了村莊。它們好像慢慢地從地上站了起來一樣。雖然沒有太陽，但天氣是開朗的，風也似乎並不那麼冷。我們愉快地在岸邊走動，有的故意跑到浮沙上面，讓皮鞋陷了進去。走一步陷一步，心裏只想笑。

行李歸在一起，由一個戰士守着，大家僅僅提着小提包之類出發了。在稀疏地蓋着雪片的路上走着。走在麥地邊，看到那裏立着寫了字的小木牌，遠一點的前面也立着有，突然有了一種感覺：這土地已經掙脫了被網在一起的鎖鍊，現在是各各平等地站在這裏，自由在地站在這裏了。走近兩三戶人家的山坡上的小村旁邊，一個穿得乾淨的青年婦女坐在門前做着什麼，看到我們就停住手坦然地望着，她那姿勢現得很

舒適，好像是坐在暖和的春光裏面。

凍了的雪路是滑的，走着，時不時要滑一下。有的人，一面滑一面嘻嘻地笑出了聲來。先走到山頭上的人就坐下來休息，望着後面的人一滑一滑地往上走，愉快地笑着。後面的人一面笑着，一面一滑一滑地往上走。像一羣小孩子，連兩個和我們一道到分駐所辦卸貨手續的商人在內。一個商人，覺得路滑，不如在旁邊的積雪上好走，但剛跨過去一隻腳，就滑倒了。大家更愉快地高聲笑了起來。倒在地上的他自己也嘻嘻地笑。到了山頭。走過一段山脊路，再下到一個窪地，是一個臨着另一邊的海灣的幾十戶的村子。到了。

穿過用石塊堆成圍牆的外院，我們一長串走進了分駐所辦公用的民房。小小三間，進門的當中一間每邊一口大竈。被引進了左首的一間裏面。站在靠門的炕邊迎接着我們的，是一個穿着半舊的黃色棉軍服的斯斯文文的青年人。個子不高，西式的黑色頭髮並不那麼亂，上唇有一抹開始現出了淺黑色絨毛似的鬍子。這是莊河縣公安局劉局長，因為最近開始有外來的大貨船靠這裏裝卸貨物，特地到這國境線來住幾

「一天了解情況，製定規章的。他文靜地和我們握手，眼色柔和而又鎮定，大半俯視着，抬起頭來的時候也是漫無目的地望着前面，沒有一絲一毫特別觀察對方的神氣。」

坐下了。坐了一滿炕，下面還有四五個坐在椅子上。滿滿一屋子。劉局長盤着腿坐在靠門的炕角上。我們向他解釋了雖然知道使他們麻煩，但也非下船不可的心情以後，他文靜地說：

「到了家，哪能不下來……」

他說得那麼文靜，使人覺得，只有說得那麼文靜纔能够表現出這句話後面的誠懇的意思。

王所長呢？他跑出跑進，指揮着兩個戰士泡了茶來，他自己也拿着一把壺一碗一碗地倒着送到大家手上。依然是說一句什麼就笑一聲，好像每一句話都天生地連着一句笑聲，好像有一股什麼力量使得他非笑不可似的。誰把茶喝完了，甚至只喝了一半，他就馬上來替你添滿，無論你怎樣推辭他也不聽，依然是說一句笑一聲地替你添滿了。